元史/卷121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卷一百二十 ◄

元史卷一百二十一
列傳第八

► 卷一百二十二

速不台　按竺邇　畏答兒　博羅歡　抄思

速不台〈〔兀良合台〕〉[1]

速不台，蒙古兀良合人。其先世獵於斡難河上，遇敦必乃皇帝，因相結納，至太祖時，已五世矣。捏里必者生孛忽都，眾目為折里麻。折里麻者，漢言有謀略人也。三世孫合赤溫，生哈班。哈班二子，長忽魯渾，次速不台，俱驍勇善騎射。太祖在班朱尼河時，哈班嘗驅羣羊以進，遇盜，被執。忽魯渾與速不台繼至，以槍刺之，人馬皆倒，餘黨逸去，遂免父難，羊得達於行在所。忽魯渾以百戶從帝與乃蠻部主戰於長城之南，忽魯渾射却之，其眾奔闊赤檀山而潰。[2]

速不台以質子事帝，為百戶。歲壬申，攻金桓州，先登，拔其城。帝命賜金帛一車。滅里吉部強盛不附。丙子，帝會諸將於禿兀剌河之黑林，問：「誰能為我征滅里吉者？」速不台請行，帝壯而許之。乃選裨將阿里出領百人先行，覘其虛實。速不台繼進。速不台戒阿里出曰：「汝止宿必載嬰兒具以行，去則遺之，使若挈家而逃者。」滅里吉見之，果以為逃者，遂不為備。己卯，大軍至蟾河，與滅里吉遇，一戰而獲其二將，盡降其眾。其部主霍都奔欽察，速不台追之，與欽察戰于玉峪，敗之。

壬午，帝征回回國，其主滅里委國而去。命速不台與只別追之，及于灰里河，只別戰不利，速不台駐軍河東，戒其眾人爇三炬以張軍勢，其王夜遁。復命統兵萬人由不罕川必

里罕城追之，凡所經歷皆無水之地。既度川，先發千人為游騎，繼以大軍晝夜兼行。比至，滅里逃入海，不月餘，病死，盡獲其所棄珍寶以獻。帝曰：「速不台枕干血戰，為我家宣勞，朕甚嘉之。」賜以大珠、銀罌。

癸未，速不台上奏，請討欽察。許之。遂引兵繞寬定吉思海，展轉至太和嶺，鑿石開道，出其不意。至則遇其酋長玉里吉及塔塔哈兒方聚於不租河，縱兵奮擊，其眾潰走。矢及玉里吉之子，逃於林間，其奴來告而執之，餘眾悉降，遂收其境。又至阿里吉河，與斡羅思部大、小密赤思老遇，一戰降之，略阿速部而還。欽察之奴來告其主者，速不台縱為民，還，以聞。帝曰：「奴不忠其主，肯忠他人乎？」遂戮之。又奏以滅里吉、乃蠻、怯烈、杭斤、欽察諸部千戶，通立一軍，從之。略也迷里霍只部，獲馬萬匹以獻。

帝欲征河西，以速不台比年在外，恐父母思之，遣令歸省。速不台奏，願從西征。帝命度大磧以往。丙戌，攻下撒里畏吾特（勒）〔勤〕、[3]赤閔等部，及德順、鎮戎、蘭、會、洮、河諸州，得牝馬五千匹，悉獻於朝。丁亥，聞太祖崩，乃還。

己丑，太宗即位，以禿滅干公主妻之。從攻潼關，軍失利，帝責之。睿宗時在藩邸，言兵家勝負不常，請令立功自效。遂命引兵從睿宗經理河南，道出牛頭關，遇金將合達帥步騎數十萬待戰。睿宗問以方略，速不台曰：「城居之人不耐勞苦，數挑以勞之，戰乃可勝也。」師集三峯山，金兵圍之數匝。會風雪大作，其士卒僵仆，師乘之，殺戮殆盡。自是金軍不能復振。壬辰夏，睿宗還駐官山，留速不台統諸道兵圍汴。癸巳，金主渡河北走，追敗之於黃龍岡，斬首萬餘級。金主復南走歸德府，未幾，復走蔡州。汴降，俘其后妃及寶器以獻，進圍蔡州。甲午，蔡州破，金主自焚死。時汴梁受兵日久，歲饑，人相食，速不台下令縱其民北渡以就食。

乙未，太宗命諸王拔都西征八赤蠻，且曰：「聞八赤蠻有膽勇，速不台亦有膽勇，可以勝之。」遂命為先鋒，與八赤蠻戰，繼又令統大軍，遂虜八赤蠻妻子於寬田吉思海。八赤蠻聞速不台至，大懼，逃入海中。

辛丑，太宗命諸王拔都等討兀魯思部主也烈班，為其所敗，圍禿里思哥城，不克。拔都奏遣速不台督戰，速不台選哈必赤軍怯憐口等五十人赴之，一戰獲也烈班。進攻禿里思哥城，三日克之，盡取兀魯思所部而還。經哈咂里山，攻馬札兒部主怯憐。速不台為先鋒，與諸王拔都、吁里兀、昔班、哈丹五道分進。眾曰：「怯憐軍勢盛，未可輕進。」速不台出奇計，誘其軍至涿寧河。諸王軍於上流，水淺，馬可涉，中復有橋。下流水深，

速不台欲結桄潛渡，繞出敵後。未渡，諸王先涉河與戰。拔都軍爭橋，反為所乘，沒甲士三十人，并亡其麾下將八哈禿。既渡，諸王以敵尚眾，欲要速不台還，徐圖之。速不台曰：「王欲歸自歸，我不至禿納河馬茶城，不還也。」及馳至馬茶城，諸王亦至，遂攻拔之而還。諸王來會，拔都曰：「漷寧河戰時，速不台救遲，殺我八哈禿。」速不台曰：「諸王惟知上流水淺，且有橋，遂渡而與戰，不知我於下流結桄未成，今但言我遲，當思其故。」於是拔都亦悟。後大會，飲以馬乳及蒲萄酒。言征怯憐時事，曰：「當時所獲皆速不台功也。」壬寅，太宗崩。[4]癸卯，諸王大會，拔都欲不往。速不台曰：「大王於族屬為兄，安得不往？」甲辰，遂會於也只里河。

丙午，定宗即位，既朝會，還家于禿剌河上。戊申卒，年七十三。贈效忠宣力佐命功臣、開府儀同三司、上柱國，追封河南王，謚忠定。子兀良合台。

兀良合台，初事太祖。時憲宗為皇孫，尚幼，以兀良合台世為功臣家，使護育之。憲宗在潛邸，遂分掌宿衛。歲（乙）〔癸〕巳，[5]領兵從定宗征女真國，破萬奴於遼東。繼從諸王拔都征欽察、兀魯思、阿〔速〕、孛烈兒諸部。[6]丙午，又從拔都討孛烈兒乃、捏迷思部，平之。己酉，定宗崩。拔都與宗室大臣議立憲宗，事久未決。四月，諸王大會，[7]定宗皇后問所宜立，皆惶惑，莫敢對。兀良合台對曰：「此議已先定矣，不可復變。」拔都曰：「兀良合台言是也。」議遂定。

憲宗即位之明年，世祖以皇弟總兵討西南夷烏蠻、白蠻、鬼蠻諸國，以兀良合台總督軍事。其鬼蠻，即赤禿哥國也。癸丑秋，大軍自旦當嶺入雲南境。摩些二部酋長唆火脫因、塔裏馬來迎降，遂至金沙江。兀良合台分兵入察罕章，蓋白蠻也，所在寨柵以次攻下之。獨阿塔剌所居半空和寨，依山枕江，牢不可拔。使人覘之，言當先絕其汲道。兀良合台率精銳立砲攻之。阿塔剌遣人來拒，兀良合台遣其子阿朮迎擊之，寨兵退走。遂并其弟阿叔城俱拔之。進師取龍首關，翊世祖入大理國城。

甲寅秋，復分兵取附都善闡，轉攻合剌章水城，屠之。合剌章，蓋烏蠻也。前次羅部府，大酋高昇集諸部兵拒戰，大破之於洟可浪山下，遂進至烏蠻所都押赤城。城際滇池，三面皆水，既險且堅，選驍勇以砲摧其北門，縱火攻之，皆不克。乃大震鼓鉦，進而作，作而止，使不知所為，如是者七日，伺其困乏，夜五鼓，遣其子阿朮潛師躍入，亂斫之，遂大潰。至昆澤，擒其國王段（智興）〔興智〕及其渠帥馬合剌昔以獻。[8]餘眾依阻山谷者，分命裨將也里、脫伯、押真掩其右，合台護尉掩其左，約三日捲而內向。及圍合，與阿朮引善射者二百騎，期以三日，四面進擊。兀良合台陷陣鏖戰，又攻纖寨，拔之。

至乾德哥城，兀良合台病，委軍事於阿朮。環城立砲，以草填塹，眾軍始集，阿朮已率所部搏戰城上，城遂破。

乙卯，攻不花合因、阿合阿因等城，阿朮先登，取其三城。又攻赤禿哥山寨，阿朮緣嶺而戰，遂拔之。乘勝擊破魯〔魯〕厮國塔渾城，[9]又取忽蘭城。魯魯厮國大懼，請降。阿伯國有兵四萬，不降。阿朮攻之，入其城，舉國請降。復攻阿魯山寨，進攻阿魯城，克之。乃搜捕未降者，遇赤禿哥軍於合打台山，追赴臨崖，盡殺之。自出師至此，凡二年，平大理五城八府四郡，洎烏、白等蠻三十七部。兵威所加，無不款附。

丙辰，征白蠻國、波麗國，阿朮生擒其驍將，獻俘闕下。詔以便宜取道，與鐵哥帶兒兵合，遂出烏蒙，趨瀘江，剿禿剌蠻三城，却宋將張都統兵三萬，奪其船二百艘於馬湖江，斬獲不可勝計。遂通道於嘉定、重慶，抵合州，濟蜀江，與鐵哥帶兒會。

丁巳，以雲南平，遣使獻捷於朝，且請依漢故事，以西南夷悉為郡縣，從之。賜其軍銀五千兩、綵幣二萬四千匹，授銀印，加大元帥。還鎮大理，遂經六盤山至臨洮府，與大營合。月餘，復西征烏蠻。

秋九月，遣使招降交趾，不報。冬十月，進兵壓境。其國主陳日煚隔江列象騎、步卒甚盛。兀良合台分軍為三隊濟江，徹徹都從下流先濟，大（師）〔帥〕居中，[10]駙馬懷都與阿朮在後。仍授徹徹都方略曰：「汝軍既濟，勿與之戰，彼必來逆我，駙馬隨斷其後，汝伺便奪其船。蠻若潰走，至江無船，必為我擒矣。」師既登岸，即縱與戰，徹徹都違命，蠻雖大敗，得駕舟逸去。兀良合台怒曰：「先鋒違我節度，軍有常刑！」徹徹都懼，飲藥死。兀良合台入交趾，為久駐計，軍令嚴肅，秋毫無犯。越七日，日煚請內附，於是置酒大饗軍士。還軍柙赤城。

戊午，引兵入宋境，其地炎瘴，軍士皆病，遇敵少却，亡軍士四人。阿朮還戰，擒其卒十二人，其援復至，阿朮以三十騎，阿馬禿繼以五十騎擊走之。時兀良合台亦病，將旋師，阿朮戰馬五十匹，夜為禿剌蠻所掠，入告兀良合台曰：「吾馬盡為盜掠去，將何以行？」即分軍搜訪，知有三寨藏馬山顛。阿朮親率將士攀崖而上，破其諸寨，生擒賊酋，盡得前後所盜馬千七百匹，乃屠柙赤城。

憲宗遣使諭旨，約明年正月會軍長沙，乃率四王騎兵三千，蠻、獠萬人，破橫山寨，闢老蒼關，徇宋內地。宋陳兵六萬以俟。遣阿朮與四王潛自間道衝其中堅，大敗之，盡殺

其眾。乘勝擊逐，蹴貴州，蹂象州，入靜江府，連破辰、沅二州，直抵潭州城下。潭州出兵二十萬，斷我歸路。兀良合台遣阿朮與大納、玉龍帖木兒軍其前，而自與四王軍其後，夾擊破之。兵自入敵境，轉鬬千里，未嘗敗北。大小十三戰，殺宋兵四十餘萬，擒其將大小三人。其州又遣兵來攻，追至門濠，掩溺殆盡，乃不敢復出。壁城下月餘。時世祖已渡江駐鄂州，遣也里蒙古領兵二千人來援，且加勞問。遂自鄂州之浒黃洲北渡，與大軍合。

庚申，世祖即位。夏四月，兀良合台至上都。後十二年卒，年七十二。子阿朮自有傳。

按竺邇

按竺邇，雍古氏。其先居雲中塞上，父黑公為金羣牧使。歲辛未，驅所牧馬來歸太祖，終其官。

按竺邇幼鞠于外祖朮要甲家，訛言為趙家，因姓趙氏。年十四，隸皇子察合台部。嘗從大獵，射獲數麋，有二虎突出，射之皆死。由是以善射名，皇子深器愛之。

甲戌，太祖西征尋思干、阿里麻里等國，[11]以功為千戶。丁亥，從征積石州，先登，拔其城。圍河州，斬首四十級。破臨洮，攻德順，斬首百餘級。攻鞏昌，駐兵秦州。

太宗即位，尊察合台為皇兄，以按竺邇為元帥。戊子，鎮刪丹州，自燉煌置驛抵玉關，通西域。從定關隴。辛卯，從圍鳳翔，按竺邇分兵攻西南隅，城上礮石亂下，選死士先登，拔其城，斬金將劉興哥。分兵攻西和州，宋將彊俊領眾數萬，堅壁清野，以老我師。按竺邇率死士罵城下，挑戰。俊怒，悉眾出陣，按竺邇佯走，俊追之，因以奇兵奪其城，伏兵要其歸，轉戰數十里，斬首數千級，擒俊。餘眾退保仇池，進擊拔之。從拔平涼，慶陽、邠、原、寧皆降。涇州復叛，殺守將郭元恕，眾議屠之。按竺邇但誅首惡，師還原州，降民棄老幼，夜亡走。眾曰：「此必反也，宜誅之以警其餘。」按竺邇曰：「此輩懼吾驅之北徙耳。」遣人諭之曰：「汝等若走，以軍法治罪，父母妻子併誅矣。汝歸，保無他。明年草青，具牛酒迎師於此州。」民皆復歸。豪民陳苟集數千人潛新寨諸洞，眾議以火攻之。按竺邇曰：「招諭不出，攻之未晚。」遂偕數騎抵寨，縱馬解弓矢，召苟遙語，折矢與為誓。苟即相呼羅拜，謝更生之恩，皆降。

金人守潼關，攻之，戰於扇車回，不克。睿宗分兵由山南入金境，按竺邇為先鋒，趣散

關。宋人已燒絕棧道，復由兩當縣出魚關，軍沔州。宋制置使桂如淵守興元。按竺邇假道於如淵曰：「宋讎金久矣，何不從我兵鋒，一洗國耻？今欲假道南鄭，由金、洋達唐、鄧，會大兵以滅金，豈獨為吾之利？亦宋之利也。」如淵度我軍壓境，勢不徒還，遂遣人導我師由武休關東抵鄧州，西破小關，金人大駭，謂我軍自天而下。其平章完顏合達、樞密使移剌蒲阿帥十七都尉，兵數十萬，相拒于鄧。我師不與戰，直趣鈞州，與親王按赤台等兵合，陣三峯山下。會天大雪，金兵成列。按竺邇先率所部精兵迎擊於前，諸軍乘之，金師敗績。癸巳，金主奔蔡。十二月，從圍蔡。甲午，金亡。

初，金將郭斌自鳳翔突圍出，保金、蘭、定、會四州。至是命按竺邇往取之，圍斌于會州。食盡將走，敗之于城門。兵入城巷戰，死傷甚眾。斌手劍驅其妻子聚一室，焚之，已而自投火中。有女奴自火中抱兒出，泣授人曰：「將軍盡忠，忍使絕嗣，此其兒也，幸哀而收之。」言畢，復赴火死。按竺邇聞之惻然，命保其孤。遂定四州。金將汪世顯守鞏州，皇子闊端圍之，未下。遣按竺邇等往招之，世顯率眾來降。皇兄嘉其材勇，賞賚甚厚，賜名拔都，拜征行大元帥。

丙申，大軍伐蜀，皇子出大散關，分兵令宗王穆直等出陰平郡，期會于成都。按竺邇領砲手兵為先鋒，破宕昌，殘階州。攻文州，守將劉祿，數月不下，諜知城中無井，乃奪其汲道，率勇士梯城先登，殺守陴者數十人，遂拔其城，祿死之。因招徠吐蕃酋長勘陁孟迦等十族，皆賜以銀符。略定龍州。遂與大散軍合，進克（城）〔成〕都。[12]師還，而成都復叛。

丁酉，按竺邇言於宗王曰：「隴州縣方平，人心猶貳，西漢陽當隴、蜀之衝，宋及吐蕃利於入寇，宜得良將以鎮之。」宗王曰：「安反側，制寇賊，此上策也，然無以易汝。」遂分蒙古千戶五人，隸麾下以往。按竺邇命侯和尚南戍沔州之石門，朮魯西戍階州之兩水，謹斥堠，嚴巡邏，西南諸州不敢犯之。

戊戌，從元帥塔海率諸翼兵伐蜀，克隆慶。己亥，攻重慶。庚子，圖萬州。宋人將舟師數百艘遡流迎戰。按竺邇順流率勁兵，乘巨筏，浮革舟於其間，弓弩兩射，宋人不能敵，敗諸夔門。辛丑，伐西川，破二十餘城。成都守將田顯開北門以納師。宋制置使陳隆之出奔，追獲之，縛至漢州，令誘降守將王夔。夔不降，進兵攻之。夔夜驅火牛，突圍出奔，遂斬隆之。壬寅，會大軍破遂寧、瀘、敍等州。癸（亥）〔卯〕，[13]破資州。庚戌，按竺邇安輯涇、邠二州。宋制置使余玠攻興元，文州降將王德新乘隙自階州叛，執扈、牛二鎮將，領眾千餘走江油。憲宗召按竺邇還舊鎮。按竺邇遣將直擣江油，奪扈、

牛以歸。

中統元年，世祖即位，親王有異謀者，其將阿藍答兒、渾都海圖據關隴。時按竺邇以老，委軍於其子。帝遣宗王哈丹、哈必赤、阿曷馬西討。按竺邇曰：「今內難方殷，浸亂關隴，豈臣子安臥之時耶？吾雖老，尚能破賊。」遂引兵出刪丹之耀碑谷，從阿曷馬，與之合戰。會大風，晝晦，戰至晡，大敗之，斬馘無算。按竺邇與總帥汪良臣獲阿藍答兒、渾都海等。捷聞，帝錫璽書褒美，賜弓矢錦衣。四年，卒，年六十九。延祐元年，贈推忠佐運功臣、太保、儀同三司、上柱國，封秦國公，謚武宣。

子十人，徹理、國寶最知名。徹理襲職為元帥。丁巳，從父攻瀘州，降宋將劉整。[14]宋將姚德壁雲頂山，戊午，大軍圍之。徹理率部兵由水門先登，破其壁，德降。後以病廢，卒。

國寶一名黑梓，少擊劍學書，倜儻好義，有謀略。父為元帥，軍務悉以委之，故所至多捷。從攻重慶，降宋都統張實，併掠合州以歸。

中統元年，從攻阿藍答兒有功。阿藍答兒叛將火都據吐蕃之點西嶺。國寶攝帥事，討之，眾欲速戰。國寶曰：「此窮寇也，宜少緩，以計破之。」遂以精兵襲其後。火都欲西走，國寶據險要之，挑戰則斂兵自固。相持兩月，潛兵出其不意，擒殺之。捷聞，賜弓矢、金綺。

初，按竺邇之告老，制命徹理襲征行元帥。徹理以病不視事。國寶乃謂諸弟曰：「昔我先人耀兵西陲，大功既集，關隴雖寧，而西戎未靖，此吾輩立功之秋也。」乃遣謝鼎與弟國能，持金帛說降吐蕃，酋長勘陁孟迦從國寶入覲。國寶奏曰：「文州山川險阨，控庸蜀，拒吐蕃，宜城文州，屯兵鎮之。」從之，授國寶三品印，為蒙古漢軍元帥，兼文州吐蕃萬戶府達魯花赤，與勘陁孟迦皆賜金符。

時扶州諸羌未附，國寶宣上威德，於是呵哩禪波哩揭諸酋長皆歸款，從國寶入覲。國寶圖山川形勢以獻，詔授呵哩禪波哩揭為萬戶，賜金虎符，諸酋長為千戶，皆賜金符。賜國寶金幣。國寶治文州有善政。至元四年卒。延祐元年，贈推誠佐理功臣、光祿大夫、平章政事、柱國，封梁國公，謚忠定。

子世榮、世延。初，國寶將卒，以世榮幼，命弟國安襲其職。國安既襲蒙古漢軍元帥，

兼文州吐蕃萬戶府達魯花赤，後以其兄國寶安邊功，賜金虎符，進昭勇大將軍。十五年，討叛王吐魯于六盤，獲之，請解職授世榮。帝曰：「人爭而汝讓，可以敦薄俗。」錄其六盤功，進昭毅大將軍、招討使。世榮，襲懷遠大將軍、蒙古漢軍元帥，兼文州吐蕃萬戶府達魯花赤。後以功進安遠大將軍、吐蕃宣慰使議事都元帥，佩三珠虎符。世延，中書平章政事。

畏答兒

畏答兒，忙兀人。其先剌真八都兒，有二子，次名忙兀兒，始別為忙兀氏。畏答兒其六世孫也。與兄畏翼俱事太祖。時大疇強盛，畏翼率其屬歸之，畏答兒力止之，不聽，追之，又不肯還，畏答兒乃還事太祖。太祖曰：「汝兄既去，汝獨留此何為？」畏答兒無以自明，取矢折而誓曰：「所不終事主者，有如此矢。」太祖察其誠，更名為薛禪，約為按達。薛禪者，聰明之謂也；按達者，定交不易之謂也。

太祖與克烈王罕對陣於哈剌真，師少不敵。帝命兀魯一軍先發，其將朮徹台，橫鞭馬鬣不應。畏答兒奮然曰：「我猶鑿也，諸君斧也，鑿匪斧不入，我請先入，諸軍繼之，萬一不還，有三黃頭兒在，唯上念之。」遂先出陷陣，大敗之，至晡時，猶追逐不已，敕使止之，乃還。腦中流矢，創甚，帝親傅以善藥，留處帳中，月餘卒，帝深惜之。

及王罕滅，帝以其將只里吉實抗畏答兒，乃分只里吉（實）民百戶隸其子，[15]且使世世歲賜不絕。仍令收完忙兀人民之散亡者。太宗思其功，復以北方萬戶封其子忙哥為郡王。歲丙申，忽都忽大料漢民，分城邑以封功臣，授忙哥泰安州民萬戶。帝訝其少，忽都忽對曰：「臣今差次，惟視舊數多寡，忙哥舊纔八百戶。」帝曰：「不然，畏答兒封戶雖少，戰功則多，其增封為二萬戶，與十功臣同為諸侯者，封戶皆異其籍。」兀魯爭曰：「忙哥舊兵不及臣之半，今封顧多於臣。」帝曰：「汝忘而先橫鞭馬鬣時耶？」兀魯遂不敢言。

忙哥卒，孫只里瓦鰕、乞答鰕，曾孫忽都忽、兀乃忽里、哈赤，俱襲封為郡王。

博羅歡〈伯都〉

博羅歡，畏答兒幼子蘇木曷之孫，瑣魯火都之子也。時諸侯王及十功臣各有斷事官，博羅歡年十六，為本部斷事官。從世祖討阿里不哥，數有功，帝喜而賜馬四十匹，金幣稱

之。

中統三年，李璮叛。命帥忙兀一軍圍濟南，分兵掠益都、萊州，悉平之。詔錄燕南獄，讞決明允，賜衣一襲。皇子雲南王（愛）〔忽〕哥赤為其省臣寶合丁毒死，[16]事覺，中書擇可治其獄者四人，奏上，皆不稱旨。丞相線真以博羅歡聞，帝可其奏。博羅歡辭曰：「臣不敢愛死，第年少不知書，恐誤事耳。」帝乃以吏部尚書別帖木兒輔其行。未至雲南，寶合丁密以金六籯迎餽，祈勿究其事。博羅歡慮其握兵徼外，拒之恐致變，陽諾曰：「吾橐不能容，可且持歸，待我取之。」博羅歡至，則竟其獄，誅毒王者，而歸其金于省。陛見，帝顧謂線真曰：「卿舉得其人矣。」賜黃金五十兩，詔忙兀事無大小，悉統於博羅歡。授昭勇大將軍、右衞親軍都指揮使，大都則專右衞，上都則兼三衞。

會伐宋，授金吾衞上將軍、中書右丞。詔分大軍為二，右軍受伯顏、阿朮節度，左軍受博羅歡節度。俄兼淮東都元帥，罷山東經略司，而以其軍悉隸焉。遂軍于下邳，召將佐謀曰：「清河城小而固，與昭信、淮安、泗州為掎角，猝未易拔。海州、東海、石秋遠在數百里之外，必不嚴備。吾頓大兵為疑兵，以輕騎倍道襲之，其守將可擒也。」師至，三城果皆下，清河亦降。宋主以國內附，而淮東諸城猶為之守。詔博羅歡進軍，拔淮安南堡，戰白馬湖及寶應，掠高郵，自西小河入漕河，（援）〔據〕灣頭，斷通、泰援兵，[17]遂下揚州，淮東平。益封桂陽、德慶二萬一千戶。

十四年，討叛臣只里斡台於（德）〔應〕昌，[18]平之。賜玉帶文綺，與博羅同署樞密院事，拜中書右丞，行省北京。未幾，召還。

時江南新附，尚多反側，詔募民能從大軍進討者，使自為一軍，聽節度於其長，而毋役於他軍，制命符節，皆與正同。會博羅歡寢疾，乃附樞密董文忠奏曰：「今疆土寖廣，勝兵百萬，指揮可集，何假此無藉之徒？彼一踐南土，則掠人貨財，俘人妻孥，仇怨益滋，而叛者將愈眾矣。」奏上，召輿疾賜坐，與語，帝大悟，遂可其奏。而常德入訴唐兀一軍殘暴其境內，敕斬以徇。凡所募軍皆罷。

十六年，以哈剌斯、博羅思、斡羅罕諸部不相統，命博羅歡監之。十八年，以中書右丞行省甘肅。二十年，拜御史大夫，行御史臺事，以疾歸。

諸王乃顏叛，帝將親征。博羅歡諫曰：「昔太祖分封東諸侯，其地與戶，臣皆知之，以二十為率，乃顏得其九，忙兀、兀魯、扎剌兒、弘吉剌、亦其烈思五諸侯得其十一，惟

徵五諸侯兵，自足當之，何至上煩乘輿哉？臣疾且愈，請事東征。」帝乃賜鎧甲弓矢鞍勒，命督五諸侯兵，與乃顏戰，敗之。其黨塔不帶以兵來拒，會久雨，軍乏食，諸將欲退。博羅歡曰：「今兩陣相對，豈容先動！」俄塔不帶引兵退。博羅歡以其師乘之，轉戰二日，身中三矢，大破之，斬其駙馬忽倫。適太師月魯那演大軍來會，遂平乃顏，擒塔不帶。既而其黨哈丹復叛，詔與諸侯王乃馬帶討之。哈丹游騎猝至，博羅歡從三騎返走，抵絕澗，可二丈許，追騎垂及，博羅歡策其馬一躍而過，三從騎皆沒，人以為有神助云。哈丹死，斬其子老的於陣。往返凡四歲。凱旋，俘哈丹二妃以獻，敕以一賜乃馬帶，一賜博羅歡。陳其金銀器於延春閣，上召諸侯王將帥分賜之。博羅歡辭，帝曰：「卿可謂能讓。」乃賜金銀器五百兩以旌之。

河南宣慰改行中書省，拜平章政事，有詔括馬毋及勳臣之家。博羅歡曰：「吾馬成羣，所治地方三千里，不先出馬，何以為吏民之倡？」乃先入善馬十有八。汴南諸州（莽）〔滂〕為巨浸，[19]博羅歡躬行決口，督有司繕完之。

三十一年，成宗立，遷陝西行中書省平章政事。未行，留鎮河南。入朝，請以泰安州所入五戶絲四千斤，易內庫繒帛，分給忙兀一軍。帝為敕遞車送軍中，賜以銀百五十兩。陛辭，帝諭之曰：「卿今白髮，世祖德言，實多聞之，宜加慎護。」因以世祖所佩弓矢鞬帶賜之。有頃，近臣奏：「伐宋時，右軍分屬伯顏、阿朮，左軍分屬博羅歡。今伯顏、阿朮皆受分地，而博羅歡未及，惟帝裁之。」帝曰：「何久不言，豈彼耻自請耶？」乃益封高郵五百戶。

大德元年，叛王藥木忽兒、兀魯速不花來歸。博羅歡聞之，遣使馳奏曰：「諸王之叛，皆由其父，此輩幼弱，無所與知。今茲來歸，宜棄其前惡，以勸未至。」帝深以為然，賜金鞍勒，命以平章政事行省湖廣。會并福建行省入江浙，拜光祿大夫、上柱國、江浙等處行中書省平章政事。居歲餘，卒，年六十三。

博羅歡勇有智略，戰常以身先之，所獲財物悉與將士，故得其死力。平居常以國事為憂，聞變即請行，至終其事乃止。其忠義蓋天性然也。累贈推忠宣力贊運功臣、太師、開府儀同三司、上柱國，加封（奉）〔泰〕安王，[20]謚武穆。

子渾都、伯都、埜先帖木兒、博羅。渾都，山東宣慰使，遙授中書平章政事。埜先帖木兒，河南江北等處行中書省左丞相，卒官開府儀同三司、翰林學士承旨。博羅，陝西等處行中書省平章政事。埜先帖木兒子：尼摩星吉，襲郡王；亦思剌瓦性吉，中政使。

伯都幼穎異，不以家世自矜，長嗜書史。大德五年，擢江東道廉訪副使，拜江南行臺侍御史。未幾，召入僉樞密院事，領舍兒別赤。至大二年，出為江南行臺御史中丞，遷陝西行臺御史大夫。

延祐元年，拜甘肅行省平章政事。時米價騰湧，陸輓一石，費二百緡，乃為經畫計，所省至四百餘萬緡，自是諸倉俱充溢。甘州氣寒地瘠，少稔歲。民饑，則發粟賑之，春闕種，則貸之。於是兵饟既足，民食亦給。詔賜名鷹、甲冑、弓矢及鈔五千緡以勞焉。四年，移江浙行省平章政事，入為太子賓客。上書陳古先聖王正心修身之道，帝嘉納之。遷江南行臺御史大夫。皇太后謂東宮官不宜使外，止其行。遂以疾辭去，寓居高郵。

英宗即位，復命為江南行臺御史大夫。陛見，以疾固辭。帝慰諭久之，命以平章之祿歸養于家，復賜鈔十萬緡。所服藥須空青，詔遣使江南訪求之。伯都辭謝曰：「臣曩膺重寄，深懼弗稱，今已病廢，況敢叨濫厚祿以受重賜乎？」併以所給平章政事祿歸有司。

泰定元年，還京師，卒。朝廷知其貧，賻鈔二萬五千貫。御史臺奏賻三萬五千貫，仍還所辭祿，妻弘吉剌氏弗受，曰：「始伯都仕于朝，不敢虛受廩祿。今歿矣，苟受是祿，非其意也。」卒辭之。子篤爾只，將作院判官。

抄思〈〔別的因〕〉[21]

抄思，乃蠻部人。又號曰答祿。其先泰陽，為乃蠻部主。祖曲書律。父敞溫。太祖舉兵討不庭，曲書律失其部落，敞溫奔契丹卒。抄思尚幼，與其母跋涉間行，歸太祖，奉中宮旨侍宮掖。

抄思年二十五，即從征伐，破代、石二州，不避矢石，每先登焉。雁門之戰屢捷。會太宗命睿宗平金，抄思執銳以從，與金兵戰，所向無前。壬辰，兵次鈞州，金兵壘于三峯山，抄思察其營壁不堅，夜領精騎襲之，金兵驚擾，遂乘擊之，拔三峯山。睿宗以抄思功聞于朝，有旨以湯陰縣黃招撫等一百一十七戶賜之。抄思力辭不受。復賜以男女五十口，宅一區，黃金鞶帶、酒壺、盃盂各一。辭弗許，迺受之。制授萬戶，與內侍胡都虎、留乞簽起西京等處軍人征行及鎮守隨州。招集民戶，每千人以官一員領之。丁酉秋七月，奉旨調軍，得西京、大名、濱、棣、懷、孟、真定、河間、邢、洺、磁、威、新衞、保等府州軍四千六十餘人，統之。後移鎮潁，以疾歸大名。歲戊申正月卒，年四十四。子

別的因。

別的因在襁褓時，父抄思方領兵平金，與其祖母康里氏在三皇后宮庭。戊申，父抄思卒，母張氏迎別的因以歸。祖母康里氏卒。張嘗從容訓之曰：「人有三成人，知畏懼成人，知羞耻成人，知艱難成人，否則禽獸而已。」別的因受教唯謹。

甲寅，世祖以宗王鎮黑水，有旨諭察罕那顏，命別的因襲抄思職，為副萬戶，鎮守隨、潁等處。丙辰冬十有二月，世祖復諭征鎮軍士悉聽別的因等號令。別的因身長七尺餘，肩豐多力，善刀舞，尤精騎射，士卒咸畏服之。

明年庚申，[22]世祖即位，委任尤專。癸亥正月，召赴行在所。冬十一月，謁見世祖於行在所，世祖賜金符，以別的因為壽潁二州屯田府達魯花赤。時二州地多荒蕪，有虎食民妻，其夫來告，別的因默然良久，曰：「此易治耳。」迺立檻設機，縛羔羊檻中以誘虎。夜半，虎果至，機發，虎墮檻中，因取射之，虎遂死。自是虎害頓息。

至元十三年，授明威將軍、信陽府達魯花赤，佩金符。時信陽亦多虎，別的因至，未久，一日以馬裼置鞍上出獵，命左右燔山，虎出走，別的因以裼擲虎，虎搏裼，據地而吼，別的因旋馬視虎射之，虎立死。

十六年，進宣威將軍、常德路副達魯花赤，會同知李明秀作亂，別的因請以單騎往招之，直抵賊壘，賊輕之，不設備。別的因諭以朝廷恩德，使為自新計，明秀素畏服，遂與俱來。別的因聞于朝，明秀伏誅，賊遂平。

三十一年，進懷遠大將軍，遷池州路達魯花赤。之官，道經潁上。潁近荊山，有野豕時出害民禾稼，民莫能制。聞別的因至，迎拜境上，告以其故。別的因曰：「毋慮也。」遂至荊山，以狼牙箭射之，豕走數里。大德十三年，[23]進昭勇大將軍、台州路達魯花赤。卒，年八十一。

子不花，僉嶺南廣西道肅政廉訪司事；文圭，有隱德，贈祕書監著作郎；延壽，湯陰縣達魯花赤。孫守恭，曾孫與權，皆讀書登進士科，人多稱之。

校勘記

↑ 〔兀良合台〕　據本書原目錄補。

↑ 闊赤檀山　按元朝祕史有「闊亦田地面」，親征錄作「闊亦壇之野」。此名蒙語，義為「寒」。新元史改「赤」為「亦」，疑是。

↑ 撒里畏吾特（勒）〔勤〕　據本書卷一二二雪不台傳改。　秋澗集卷五〇兀良氏先廟碑「特勤」作「的斤」。

↑ 壬寅太宗崩　考異云：「案本紀，太宗崩在辛丑年。」此處「壬寅」二字誤衍。

↑ 歲（乙）〔癸〕巳　道光本與本書太宗紀五年癸巳二月、九月條合，從改。按癸巳年為元太宗五年，乙巳係乃馬真后稱制第四年。

↑ 欽察兀魯思阿〔速〕孛烈兒諸部　按此處所列諸部，欽察本書多見，兀魯思即斡羅思，孛烈兒又見下文。「阿」下顯有脫文，今據本書卷二定宗紀、卷六三地理志、卷一二二昔里鈐部傳、卷一二四忙哥撒兒傳、卷一二九紐璘傳、卷一三二麥里傳所見補。

↑ 己酉定宗崩〈至〉四月諸王大會　按本書卷二定宗紀，定宗死於戊申年。道光本改「己酉」為「戊申」，是。諸王大會則為己酉年四月事。

↑ 段（智興）〔興智〕　據本書卷一六六信苴日傳及元文類卷二三程鉅夫平雲南碑改正。類編已校。

↑ 魯〔魯〕厮國　據下文及秋澗集卷五〇兀良氏先廟碑補。按此即本書多見之羅羅斯。蒙史已校。

↑ 大（師）〔帥〕居中　道光本與秋澗集卷五〇兀良氏先廟碑合，從改。

↑ 甲戌太祖西征尋思干阿里麻里等國　本證云：「案太祖紀，西征始于己卯，克尋思干在庚辰，此誤。」

↑ （城）〔成〕都　從北監本改。

↑ 癸（亥）〔卯〕　道光本與永樂大典卷一０八八九元明善按竺邇神道碑合，從改。

↑ 丁巳從父攻瀘州降宋將劉整　蒙史云：「按整本傳及世祖紀，整以中統二年辛酉降，而云丁巳者必誤也。」

↑ 帝以其將只里吉實抗畏答兒乃分只里吉（實）民百戶隸其子　據元文類卷五九姚燧博羅驩神道碑刪。按只里吉，部名，元朝祕史作「只兒斤」。

↑ 雲南王（愛）〔忽〕哥赤　據本書卷一０八諸王表、卷一六七張立道傳改。類編已校。

↑ （援）〔據〕灣頭斷通泰援　元文類卷五九姚燧博羅驩神道碑作「據灣頭堡，斷通、泰援」，據改。新元史已校。

↑ 討叛臣只里斡台於（德）〔應〕昌　據元文類卷五九姚燧博羅驩神道碑改。本書卷一二八土土哈傳、卷一四九移剌元兒傳附移剌元臣傳皆作「應昌」。本證已校。

↑ （莽）〔漭〕為巨浸　據元文類卷五九姚燧博羅驩神道碑改。

↑ （奉）〔泰〕安王　據山左金石志卷二三姚燧博羅驩神道碑改。新編已校。

↑ 〔別的因〕　據本書原目錄補。

↑ 明年庚申　按上文有「丙辰」，「明年」二字顯係衍文。

↑ 大德十三年　大德無十三年，此誤。按黃金華集卷二八答祿乃蠻氏先塋碑有「大德某年，公始至台州」，「至大二年六月十日卒。」至大二年係大德十一年後二年。

此明朝作品在全世界都属于公有领域，因为作者逝世已经超过100年，且作品于1931年1月1日之前出版。

Public domainPublic domainfalsefalse